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Y

C

KODAK Gray Scale

校正  
改刻  
世說新語補

七八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10  
4

5

10

15

20

25

30



文庫 17  
W210  
4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010185140531



方正下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

長史衛尉

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吳書

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答曰如卿於盧毓

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盧毓

司空

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

太守

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

曰何至如此

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

祖名播海內

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

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歔無辭。崔即勅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二日。臨水戲。忽見二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岍。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世說新語卷之七



王云士龍亦別有勝兒處

顯嘉會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惟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謂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未可得。開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外甥二月未開產。父曰。春煖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王太尉夷甫也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

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

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

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

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

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

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翻云似狎尔非  
方正  
李公言語已非



王六詩一為真  
晉書遂兩用之

劉云憾而已非  
方正之選也

既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  
君相問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  
御犧牛不先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  
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  
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  
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  
聞之給雄酒醴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榆狄人少以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邾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  
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  
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邾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邾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

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

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  
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  
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明且報仲智鄧粲晉  
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嵩字仲智顛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  
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  
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  
為從事中郎因書詔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  
猶誦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

劉云斯人於論  
奸如此尚足論  
名此邪  
王云此稍近方  
正然得無過邪  
應登云仲智如  
愚弟之泣別責  
兄之容俊其言  
似正亦不近入  
境



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不為碎易於戶  
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  
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曰元帝以  
鄭后之寵欲舍  
明帝而立簡文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  
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宜為儲嗣周王諸公並  
苦爭懇切惟刁玄亮獨  
欲奉少主以阿上旨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晉紀曰帝  
諱紹字道

幾元帝長子明敏有機斷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  
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  
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

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

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已

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鈞深致遠蓋非

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  
曰敦欲廢明

帝言於眾曰太子道有虧温司馬昔  
在東宮悉其事矯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

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

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  
軍敗績顯長史郝嘏及

左右文武勸顯避難顯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  
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

王敦  
云以稱方正



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舊一作

蘇峻時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

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

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

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

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

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孔羣在橫塘。

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孔羣在橫塘。

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

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

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

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因眾坐戲語。令術

遂與峻同反。後以死。城降。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王云丞相末年  
大不滿人意在  
諸叛賊蓋  
渠於節義二字  
不太分曉

匡人

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

謂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

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予路。彈琴

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

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為鳩鷹也。若其殺之時也。鳩也者。

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

道。詐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

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

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傍有客曰。此年少戲

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劉云情極甚真  
宜在朝廷之上  
王云正氣語乃  
作下許巧妙

○○

劉云丞相雅量  
此年少不讓小  
使自多宜戒

李云言語

王云語蘊藉似  
王公



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棋見勝范

棋品曰。彭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

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

蚤卒。時為悼惜之。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

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夫婦

劉云言伯仁以棟梁自居而絕人也。又云勸柱語柱自佳語又佳。

李云今之恃勢者可羞也。劉云亂倫似謂不類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

別涕泗不止仲智患之曰斯人乃婦女與入別

惟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周侯

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

愛阿奴。謨字小字。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

去玉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

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眾二

萬。濟自橫江。至於蔣

李云兄弟

劉云小年既忽

大人以此為方

正奇矯取名耳

字心術

王云仲智傲恨

伯仁友愛正都

無忌也

王云

李云無味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山。王師。惟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雅別傳曰：雅字彥曹，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補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臾地，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

授含，乃地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

孔君平疾篤。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辨。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吏司空為會稽省之。晉陽秋曰：庾冰字叔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

劉云此却非周  
又云惜不見話  
言下



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 ○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鸞彈彈劉枕。允送

王云當以彼君為自明

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關

劉云如怒如笑如馨即如此

戰求勝。中興書曰温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温使君關戰者以温為將也。

桓甚有恨容。

○ 補

桓公議移洛陽鐘簾。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

李云言語

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

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簾。桓不能奪。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

王云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李云言語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

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餘

無所諱。

○ ○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緙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

王云孫多穢行故又受此屬應登三惠其自托誄文

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

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

承戰話言。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

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徐廣晉紀曰庾義字叔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

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道恩義小字。



○補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

晉書曰陸祖言

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訥少有清操真厲絕俗太原王述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稱其忠亮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劉云謂從此作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

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補戴安道少有高名

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有清操恬和通任

甚為劉真長所知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武陵王司馬晞為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為玉矣伶人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劄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阮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

劉云更無倫理

此帖世說新語卷之七



劉云安石渚會稽地名

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劉尹時為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桓溫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劉云薄溫之詞劉云亦且不成語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舍字君章。後。改。口。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舍。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

武辟為別駕以官解詣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王述

王云舊以面兵為句而不可解今始曉所以言文度癡兒畏桓溫面孔果兵也那可嫁女與矣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 ○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

劉云謂薄待大臣固可然殿牌此之感每柳云似爲不可

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

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榜上題之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

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 ○ 劉云善對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字季

訓事敗下似誅字

孝質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爲遺詔爽爲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王云捷急語耳非方也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亾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亾姑亾

王云非方正豈謬邪

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爲孝武皇后



補

王云徐廣答謝  
晦劉裕受禮之  
時也此言桓玄  
篡立誤

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野民

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欷歔。宋書曰謝

行。王弘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般。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尚書僕射。中軍

補

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祖敬祖要王參軍同

軍將

○補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也在選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

○補

下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南史曰。下彬字士蔚。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

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憤投



晉書林南史作

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憤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見顯別

○補任彥升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之美。冠絕當時。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遊。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官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齊紆意於梅蟲兒。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用為中書郎。為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

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彥升。大慚。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昌。宋太宰中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任中書監。加散騎常

昌一作攸

○補褚彥宣南史曰。褚炤字彥宣。淵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回推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仕宋為彥回子貴。司空。後為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彥回子貴。南史曰。淵長子貴。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貴深執不可。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

此世說新語卷之七



以輜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司馬光通鑑曰：宋主下詔禪位。

於齊而不肯臨軒。王勰則勸兵入迎。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勰哭曰：人以壽為權。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煩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炤歎曰：彥宣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願之壽。

○補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

南史曰：紀僧真，建康人也。少事蕭惠開。惠開密

謂曰：我子弟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乃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令學士手迹，報答書疏皆付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貴人所不及也。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敷。別謝滌。南史曰：滌字義潔，陳郡人。我不見謝滌。謝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

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補 徐勉為吏部尚書。

梁書曰：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

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者宿。及長，篤志



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嘗與門人夜

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

李去所言者何

世清廉常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  
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  
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  
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  
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  
若此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  
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如際閑曠  
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

筆勢一作事意  
李去牽強說話  
真假道學也  
又云不情甚矣

仕等既應管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宜武寺  
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  
高門甲第連闢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  
能不為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  
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  
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  
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  
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桑  
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庵已成立  
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勝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  
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  
瀆中並饒菰蒲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  
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公  
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出家詩云中為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  
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李云又說上治生六何也

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為易鹵彌復可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天哉今之所救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自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矣

劉云世長是神宗時人言高宗者誤也

○補蘇世長從獵於高陵

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

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孝經論語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射世充平以漢南歸國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

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

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

態發邪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補真宗將立明肅后宋史曰肅后華陽人指揮通

此帖世兒補卷之二



李云無榮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七

十七

娠真宗即位入為美人進德妃章穆皇后崩欲立為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卒立之。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令丁謂東都事略曰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比之韓柳名遂振真宗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用即啓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可勝紀

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東都事略曰楊

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諡曰文

○補

王介甫雅愛馮道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初事宦者張承業得

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道又事晉加司徒侍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滅漢又事周太祖世宗時卒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諸將有拉得美女者以遺道寘之別室訪其主還之父喪居景城歲饑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退耕於野有力不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唐叅政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甫為之變色東都事略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御史裏行論文彥博交結宮禁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七

十七



敗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文復相上言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

雅量上

補

孔文舉在青州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為袁譚袁紹所攻流矢雨集示戟內接孔隱几安坐

讀書論義自若豈有此理

補

諸葛武侯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龍丘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與司馬宣王晉紀曰司馬懿字

比征卒于渭南與司馬宣王仲達河內温人猜忌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

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

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治軍渭

鏢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為魏文帝四友

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

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

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補

許司徒喪子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趾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

七占士說南卷之二



招靖靖入蜀璋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  
 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  
 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董休昭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之事遷  
 侍中處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  
 書令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亮與費文偉  
 文偉亦夏暉人遊學益土與汝南許叔  
 龍南郡董允齊名代蔣琬為尚書令  
 欲共會  
 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和字  
 幼宰南郡枝江  
 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  
 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  
 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  
 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  
 廣忠益也若違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  
 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悅也

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  
 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  
 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

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  
 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  
 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  
 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  
 是吾意了矣優劣不在此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  
 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  
 善以教民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  
 風化大行



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已  
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禠賓客既散方歎曰已  
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補魏軍次于興勢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

軍國多事八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光祿人才力相懸若此吾聽事終日猶不暇爾

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

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

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

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此



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官舊恩。特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補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

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

陵散於今絕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告。遂遺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遂內不自安。陰告安。安過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

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或乘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此速康之死也。

裴遐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長

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劉云孫玄問譚  
峻聽聞書正令  
平聲  
又云聞當似是  
俗語今人說熟  
當亦疑聞如諸  
當上聲  
王云聞當之解  
似謂默受

○補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遐與人圍棋。馥  
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入圍棋。馥  
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  
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  
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聞當故  
耳。一作聞。故當耳。一作  
作真是聞將故耳。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  
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阮侃  
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  
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補

夏侯故雜  
言得無傳之  
小通

不甚研求。而識其  
要。仕至太子舍人。入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  
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  
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  
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  
蕩不得住。見顧愷之畫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  
中。所立之構。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  
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二五七



裸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

謝。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謝字景聲。河

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顛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搆。惟庾子

劉云檢借換

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

山人有豪俠才。算喜交結。為范陽王。廕所職。廕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入王故事曰。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於

眾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

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娖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

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補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

此世說新語卷之七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為業避亂江東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

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

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

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何所稍嚴中興書曰

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自消內外緝穆○丞相非高也正著數也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

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竝恒自經營同是一

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

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

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

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

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之子也少有

智調而無備異累遷侍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

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著背後傾身障之意

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刻云勝負本不  
待此無得祖上  
少爾皇殺人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許侍中

晉百官名曰許璩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璩祖艷字子良承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璩仕至吏部侍郎

顧司空

和字君孝少知名族顧榮曰此吾家

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仕至尚

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人已帳眠顧至曉回轉

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戴公

也遠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

劉云茂弘語謬

如...  
才...

知其量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

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

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

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

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

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叅軍

按庾亮啓參佐名裒時直

七占世說新卷之七

二十五



為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

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塘縣記曰縣近海

云非王敦也吳人作吳興

為潮漂沒縣諸豪姓飲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人沈充為

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

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

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

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

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

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

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

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

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

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竟婿咸自矜持惟有

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

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義之妻太

傳郗鑒女名瘡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

劉云晉人風致著此故為第一在古人中真不可無王云見人以使為信

輿恐與誤音書作相



者竝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

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

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羊固字道安泰

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

劉云仲智傲狠故無別淚

積二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佐攻者明也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雅量下

○○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且當朝，未入頃，停車州

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裕，憑兩

人來詣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才。

中典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

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

劉子謂此節若皆然則亦宜推

其刻藝之工以

又云當時直復

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眾。」

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

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

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常與相溫。大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

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

憚也。



○○補

李云此非雅量  
退胡之計也現  
本善嘯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  
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  
賊并解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  
劉嘯字王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嘯善談名  
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閩鼎所害

補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  
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熟  
白粥宴然無異

曆忌釋曰伏者金氣伏  
藏之日也○稟性不同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王坦之

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相溫依諸葛亮  
所建也人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王甚遽

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

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

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

按宋明帝文  
章志曰安能  
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  
效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  
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履倒  
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  
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八

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王謝舊齊名於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此始判優劣桓宣武與郝超議及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温雄武常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温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

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郝猶在

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

郝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郝生可

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

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

意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

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

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

以鎮安朝野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宴龍山寮佐畢

集俄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

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

〇〇補

應登云並字作

〇〇補

〇〇補

劉云古人當留此等與後人笑今人則不然

謝安

〇

應登云並字作

〇〇補

世說新語卷之八

四



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異

○○

支道林還東

高逸沙門傳曰道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

就巖穴

時賢竝送於征虜亭

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

因以

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

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

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擗地

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

劉云送僧何至爭近至此子叔小人語更深恨

○○

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郝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

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

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

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劉云我輩人也

劉云是道人語



北史世說補卷之八

劉云如此本  
分本分  
李云要緊著數

謝公與入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

無懼色方命駕出野與兄子玄圍碁夜還及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

騎傳曰氏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芻萬端馬牛驢

騾駝十萬頭匹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

避不遑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

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世以此定

二王神宇。神宇難定。獻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僧彌。珉小字也。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小奴王蒼

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爲徐州故云使君僧彌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劉云語都無取獨釣碣可用

北史世說補卷之八

二五



王云此不可解  
按衛軍或是呼  
小奴豈即以僧  
邪小字為戲邪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  
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  
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  
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  
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  
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太司  
馬掾桓温至重之常稱  
掾必為黑頭  
公未易才也

劉云何等試法

王珣

謝徐撫掌而笑曰

謝徐撫掌而笑曰

謝徐撫掌而笑曰

謝徐撫掌而笑曰

太元末長星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

至哭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

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九芒

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

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益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虛也孝武晉書曰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子

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

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文士傳

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闞後也王莽

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

足以為束氏替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大康中有

入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

劉云特字作曾  
三云心甚惡之  
此四字可除

殷仲堪



抄黑十言不先之八

劉云甚得休慢  
戲何足復贊  
王云如見其情

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麴賦諸文。文甚俳謔。三十九歲卒。元城為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之。廢市。可觀便於手中。由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補

王江州 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琅琊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為會稽王驃騎參軍。 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門

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梁昭明太子撰淵明傳曰。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太司馬。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羣。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入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東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晉書潛本傳曰。潛既絕州郡觀謁。未嘗有所造詣。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潛稱疾不見。弘每

北帖世說補卷之八



世說新語卷之八

今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先於半途要之便引酌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歡宴窮日續晉陽秋曰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即眾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潛故人龐通之此有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叙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即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補

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

戲常若未解

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祖寧吏部尚書郎父祚之上盧令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亮同誅嘗與謝晦傅亮

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常侍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

以學問為長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補

宋明帝

宋書曰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賜王景文歿敕至之夜

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歛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歿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鵠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

世說新語卷之八

七



遂仰飲而絕

宋書曰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

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權抗人主今袁粲為令僕領選而人往往不

知有蔡以此居貴要當有致憂競否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補

沈昭略

南史曰昭略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

使氣一作仗氣

叔侍中昭略性狂雋使酒使氣齊高帝賞之以為中書郎進侍中永元中被召入華林省飲藥

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華林省

南齊書曰孝

海郊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孝嗣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官五兵尚書明帝崩受遺託行廢立者孝嗣遲疑久之謂無用干戈須少

出遊閉城門集百僚議廢之未決羣小稍憎孝嗣勸帝誅之召孝嗣等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酒孝嗣飲之卒 孝嗣語昭略曰見卿使人思夏侯

太初昭略曰明府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

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

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

王云符子是後人書不當引証

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

水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水而不陷者桀曰汝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水而不陷者桀

汝亡以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

我以生而知我之不以炮烙也遂赴炮烙史記曰帝

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諸

侯多叛王子比干諫弗聽微子乃與太師少師



抄黑世說補卷之八

○補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謝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臥終不問外事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受世祖遺詔為

侍中尚書令鬱林王諱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立為太孫世祖崩即位龍幸中書舍人朱隆之宦者徐龍駒鸞乃以計誅龍駒等王心忌之鸞慮變定謀廢立使蕭詵坦之等率兵入雲龍門引出西弄殺之而立海陵王昭文昭文已又奉太后令廢海陵入篡大位

○補 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

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承宋征北將軍父瓌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補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蕭子顯齊書曰帝寵妃殷淑儀薨建齋僚佐襪者多

至一萬融獨注襪百錢帝怒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補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補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補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七帖世說補卷之八

二十一



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北史曰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祕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補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

之禳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邪媚能得入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是

補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

下侍郎克彰義軍節度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補

司空表聖預為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

耶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

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居

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

○補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魏



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韓忠獻家傳曰公

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又問

誰遣汝曰張相公夏國方張魏公復就枕曰取

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

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宋史曰趙元昊反琦適

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

補 范忠宣謫居永州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

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以書寄入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

門殮餽不知身之在遠猗覺寮禱記曰北人

○補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忠宣行狀曰夫人

質之輒罵章惇宋史曰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

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

濡筆書壁神彩不動軼曰君他日必能殺人王

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三司條例官尋拜參知

政事罷知蔡州哲宗朝起為尚書僕射專以紹

述為國是詆宣仁后追貶司馬光等舟過橋洲

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正平字子夷

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

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青麩麥麵堪作飯及餅

餽甚美磨盡無麩則餽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



世說補卷之八

所為耶。宋史曰：初，呂大防等既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上言：「乞將大防等引赦原放。」惇意詆為同罪，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純仁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識鑒

○補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

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補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

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范曄後漢書曰：杜密字周甫，潁川考

成人少有厲俗志，為胡廣所辟，桓帝徵拜尚書令，黨事起，與李膺俱坐，而各行相次，時人亦稱

○補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

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

世說補卷之八



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

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補

衛子許

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不為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

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讚洪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死。

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鬻直。文生訛呵減價。乃

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列節

致譽。如此看人尚在此皮毛。

○補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

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

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

宜以經術進。若遠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

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王氏世譜曰。王景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

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本黑言言不卷之八

○○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

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

王云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禍

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

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瑋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劉云謂追殺此使乃小說常情

威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此使此使不凡

○○補

夏侯仲權入蜀

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

入蜀姜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

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蜀志曰姜維字

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母居好鄭氏學諸葛亮碑

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

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傅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

布衣之業卻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

臣之右宅舍粹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勝之襲

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與馬取備飲食節

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

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

姜維投厝無所身歿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槌

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

○○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諸

時之儀表也

此皆世說補卷之八

二十一



人乃因荀彧說合之謂報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虚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

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

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疆趙弱秦

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

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

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

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

王云據此傳藺頗先識擇交故當動與藺會而別傳乃云鍾會年少擬以明智交會太初不猶勝於交叛臣乎

劉云名言

豐如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

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子傳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

有重名皆求交於報報不納也報友人荀彧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報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

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

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

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

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強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

劉云六不賞處  
回在孫吳

世說補卷之八

二十一



李云此公非清談之傑乎可廢事也

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傳名。後諸王驕汰。輕構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歛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晦晦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補 裴使君徽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如。管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王云無容面耳之註語是也

○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一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恐人也。

○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此。點世說新卷之八。



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

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 ○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

女妓攜持遊肆也

○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

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

兄即傅亮兄弟也

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

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

以罪伏誅

劉云此語別見幾微者也與劉真長說殷浩同李云直率外見

故簡文見其真嬌情為高峻真長識其假

補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晉書曰索靖字幼安

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表張翹索綝索

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靖該博經

史兼通內緯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

結出為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

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

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王夷甫父父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

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

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

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玉

劉云代父致辭

李云羊公退二

地人也夷甫狂者自不相入安得便再輕重劉云羊公識至

此世世說補卷之八

七



又云別史云二王當國羊公无德更有佳

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玉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在平人師歡家庸中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也中生于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園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

使人讀漢書聞敗其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成謚明皇帝鄺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榮陽漢王與鄺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起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鄺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起令銷印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此帖世說補卷之八



時人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  
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灰塢壁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黃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此

王云言敗可耳何得定知死塢壁間傳會多如此

劉三語甚可悲

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周高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高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適所以宜往也  
合別傳曰含字處弘瑯琊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與弟敦作逆誅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

自雲可傷可戒彬未心不以滅親自說不知舒復如何

世說新語卷之八



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與愍惻。王  
 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  
 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  
 與顯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  
 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  
 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彬旌犯上。殺戮忠良。音  
 辭。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  
 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  
 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  
 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于江。

王舒傳

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  
 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  
 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  
 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合

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死。昔脚寄  
 賣友。見譏。况取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

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

今在此不。庾云。卿自來之。褚野睽良久。指嘉曰。

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

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

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



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哀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為哀所得。乃益器之。

○○補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昱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度氏。王潘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注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讀亦遍。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  
劉云真長能識  
殷浩駕馭桓温  
豈可至劉並稱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翼第一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温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玉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

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

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

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賈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公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眾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

○○○

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

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頰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

稱譏文改曰符言已當玉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

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長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

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號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

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

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

王云正史堅姓從符即蒲之友也此云當應符命從竹非是又云石虎時正姓蒲不得符即



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

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

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

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典書曰

于時氏賊疆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謝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

鄰超聞而嘆曰：安達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王恭隨父在會稽。恭父蘊別見。王大自都來拜墓。恭

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

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

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

衆爲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補齊明帝廢立之際。明帝紀曰：廢帝子業疑畏諸

室。上先與阮佃大李道兒等密謀。殞之後堂。王思遠南史曰：王思遠

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

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

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後至司徒左長史。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

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



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阿戎，思遠小字。晏及禍，宋書曰：晏字休默，一字士親，重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晏無防意，居朝事多專決，數呼相

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帝疑晏反，乃密計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補

琅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琊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賜死。

○補

李密別乘一黃牛，被以蒲鞮，將漢書一帙，挂於角上，一手捉牛鞮，一手翻漢書。越國公楊素別見遇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答云：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

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補

路巖唐書曰：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季，諫議大夫，父羣，精經學，志行貞潔，為翰林學士。

七占上卷有衣之八



嚴幼聰敏過人。登大中進士。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佐崔鉉於淮

南為支使。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略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

以本官平章事。為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

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

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

皆如鉉言。

○補 韓熙載。相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

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

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入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

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贊多嘉納。吉凶儀制不

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

相之。為宋齊丘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

人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

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

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南唐書曰。熙載在南唐

加檢束。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

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

羣婢。後主乃喜。以為秘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補 李待制誠之。宋史曰。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

相。辯詰。由是知名。舉進士。知洛川。在仁宗朝。因

縣多善政。歷知兗濟舒瀛等州。

此古世說補卷之六



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

曰包公無能為今鄴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

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呂氏家塾記曰包拯

行禁止天下皆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

小民及田野之人見狗私者皆指笑之曰爾一

箇包家見貪汚者曰爾一箇司馬家

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